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賞贊，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站在古城牆腳下

張文懿

夕陽裡，我去探訪一段古城牆。城牆不高只有十多米，不長只是一小段，斷壁殘垣般坐落在小城的南邊。我慢慢地走進它，然後仰視，古城牆已被春天的陽光鍍上了光輝，無言中訴說著曾經的金戈鐵馬和盛世安康。

這是明代洪武年間修建的城牆，城牆上密匝的彈坑是它無數次抵擋外敵入侵的見證，城牆不語，卻經歷了太多。六百多年的歲月更迭，弄丟了它身上的青磚石，也讓曾經堅如磐石的黃泥土，有些鬆動。鳥兒們是聰明的，他們把彈坑當成天然的家，自由自在地飛來過往，毫不在意古城牆的傷口和它的痛，然而，古城牆是包容的，它接納所有的生靈，它以這樣的不死之軀守護著鳥兒們，就像曾經守護著一城百姓。小鳥兒銜的種子落在了土裡，一棵棵榆樹，一株株野草生息不息，簇擁著城牆，黃土與新綠，歷史與生命就這樣融合在一起。

城牆的東邊就是我的家，城牆伴著我從頑童到青春。我曾經在青春最好的年華里，和它毗鄰而居，也曾在多年前的春天與小夥伴一起撿拾遺落的石塊，抓起一把黃土試圖謎上對方的雙眼，那是怎樣的調皮，又是怎樣無知，怎樣地忽視了祖輩對它的虔誠。我惶恐。

如今，我走到城牆的腳下去探訪它，近距離地觀賞它，如同走進歷史的硝煙，貼近大地的胸膛，我彷彿聽到了戰鼓擂擂，炮聲隆隆，那種來自遠古的力量，在城牆的腳下緩緩湧動，讓

初夏

張洲

初夏盛容，世間各象都是流動的詩行。那一葉隱花羞的顏值猶如初吻的新娘。霞浦羞容，娓娓動人。

看桃花羞盾，梨花放彩。丁香是一簇捧拳的姑娘，將青春版面刻畫的如癡如醉，風流儷儷。與青青楊柳媲美，更是各顯神韻。

草與野不甘平庸，張開胸懷，張開芳唇，向藍天，向白雲，向遠山，向茅屋表白著自己的天真與和藹，表白著一種情懷的愛意。

而我站在初夏的土地上，看雞刨食，揚頭高歌，看狗逗雞，看樹上與地上的鳥們，時隱時現，言歡語俏，雖不懂它們的

語言，但此刻的確像站在幼兒園門口，看著活潑可愛的童年流韻，那天真爛漫無邪無偽的心靈是一首百讀不厭，無限流世的詩行。

也許，就是那麼巧。初夏的雨帶著纏綿的遊戲，沐浴更衣，撲向人間。那萬象更新，一展新顏的俏皮盡收眼底。

雨從天上來，許是九天銀河放飛的浪花，她們落在地面上也要玩出一圈又一圈的漣漪，讓人無盡遐思，似童真如芳心。

立夏亂封籽。父親每到這個季節總是說這句話。

意思是所有的農作物都可以播種了。農桑所事，五穀雜糧都可以隨著氣候的升溫而下播。

故鄉是坡地，沙田薄土。很難打出灌溉機井，一直都是靠天吃飯。承蒙雨愛，開墒下播。但父老們早已摸清了各種作物的抗旱能力，所以每天總是起早貪黑的趕著牛，扛著犁與時間賽跑，搶著濕墒下種。

如今科技與農，雖是機耕，但有趕早不趕晚的說法，所以初夏時節是農桑最忙的時候。一年之計在於春，捉苗半收成的概論讓父老們捨得下本，寄於秋豐。

生如夏花，無需踐踏。初夏的盛情讓我重溫青春年華，那種豪氣與膽識，勇敢與熱情猶如剛現世的葉子，既是感恩又是

我震驚，讓我肅穆。我抬頭望向高處，望向古城牆的頂端，那裡曾經有戰旗在飄揚，有士兵在眺望，那裡曾經傳出歸營的號角，在淒涼的空氣中寂寞的蕩漾。金戈鐵馬，兵戎相隔，六百年的歲月更迭，像一把軍刀剝落了城牆的盔甲，卻增疊出歷史煙雲，滄桑而厚重。城牆看過了太多的生死，聽到了太多的故事，見到了太多的悲歡和離合，不聲不響，埋藏於心中，以一粒黃土撫慰人心，庇佑蒼生，詮釋永恆。我立於此處，高山仰止，無限動容。

我在此刻遐想，曾經雄踞小城四周的城牆，那是它的同伴，它們連綿12120米，雄偉堅固。它們在戰火中相依，在風雲中相伴。抵抗蒙古瓦剌的馬蹄，見證柳川書院的創設，作為慈禧西逃的庇所，欣喜地看著京張鐵路修建通車，古城每一個重大的事件都有它們的功績，它們為古城驕傲，為古城奮鬥。然而那一場戰役，那一場風雨，它失去了它們。它望著它們一段段倒下，它心痛，它哭泣，可它還是盡職盡責地守護在這裡，一段六百年的古城牆，有堅強勇敢的意志，有正直良善的品行，有寬容而溫暖的胸懷，熱情而奔放的心地。

我，一個普通的古城女子，它，一段滄桑的古老城牆，我們在這裡相遇。我們的年華相距如此遙遠，生命的長度如此迥異，但在這一刻，我感到自己已經成為一粒黃土，成為古城牆的一部分。

這裡是秦時即為上谷郡，明朝為著名的長城九鎮之首，清朝為全國72府之一的古城宣化，是「京師鎖鑰」。在歲月的更迭中，宣化古城不斷的變遷和損毀，唯有這斷斷續續的古城牆，如一道時光隧道，引領著我們追溯曾經的崢嶸歲月。

回報，那種活潑的向上，一心為責的精神敲擊著世間的芬芳。唯美而樂。

一路葉脈相承，一路綠浪跌宕，一路繁華傾注，一路歌潮起伏。

城市的初夏正如花園的歌舞會，那橫平豎直綠化帶，高低顏色風貌搭配絕好，打底的綠是綠的灌木叢，被園藝師做成綠毯鋪墊。開滿紫花的丁香如天然毛菇亦容撐開的傘有序地立于翠柏和國槐之間。

此刻，我穿越這高雅的藝術裡，樓是跟著我走動的藝術品，而行人如花宛如一首首行走的詩行。此刻愛已是一顆開滿花香的樹，葉與葉，葉與花，花與枝手牽手，肩並肩。在初夏的風景裡，如水中之蓮，如採蓮之女，如醉臥的石榴裙。那種吸引眼球的美已經證明了一個時代的魅力。

北方的初夏還不是那麼的火熱，到有一點早穿棉衣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的感覺。當晚霞歸去，星光燦爛時，城市的霓裳羽衣曲紅火起來了，那弟兄姊妹舞翩跹的詩韻又悄然而至。

時代甚好，明天安泰！

看條條大路通富裕，看初夏如詩如畫，時代的夢想如炊煙裊裊升起，如星辰燦爛輝煌。

而好夢的路上不止我一個，把握未來。

詩意蟬鳴 伴盛夏

楊亞爽

蟬棲于樹，蟬聲最密集的地方自然是樹上。「凡有樹蔭處，皆有鳴蟬聲。」蟬聲響起時，彷彿整棵樹都發出了聲音，樹枝、樹幹、樹葉皆有響動。這響動隨著空氣流轉，響徹天地間。待它們嘶喊得累了，就歇上一會，片刻之後，蟬聲再起，繚繞枝頭，直衝雲霄。

記憶裡，入夏以後，這蟬聲似乎就一直存在于我們的身邊。

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我們的生活模式是固化的：洗漱、吃飯、去上班。上班路上只要有樹，多半就有蟬聲。此時的蟬聲和晨光一樣：醒目，卻不刺眼；聒噪，卻不惹人討厭。蟬聲起起伏伏，如人的思緒連綿，無時不響，無處不在。

陽光一步一腳，走到晌午，夏天的熱意就更濃了。暑氣蒸騰，最是難熬，此時，閒翻書卷或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翻書的時候，窗外的蟬聲似被書卷氣吸引，又似被光和熱所驅趕，穿牆入戶，落於紙上，順著手指的翻動，紙上蟬聲，遍佈眼耳之間。

到了夜幕降臨時分，忙碌了一天的人們用過晚餐，紛紛移步到屋前屋後的空地裡，這些空地老家人農忙時節用來曬麥子，故稱之為「麥場」，書面上的稱謂則是「庭院」。夜風習習，人在庭中納涼，可見星斗漫天，明月皎皎，柔光照著菜地裡爬行的螢火蟲，也照著樹上匍匐的鳴蟬，頗顯詩意。

蟬在樹上，在草木間，它的聲音則能抵達任何一個有人跡或無人跡的地方。聲音落在水面，浮在空氣裡，隱身於遠處的麥穗間，煩悶，悠遠。

細細回味的話，蟬聲的到來是有一個過程的，它先到人的耳邊，再不知不覺地潛入人的腦海裡，旋即我們身上的每一個毛孔裡都有它們的氣息了。

蟬者，禪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蟬是一個了不起的修道者。蟬的生命極短，而它參透了生死之後，也就看淡了得失，別人的目光和評論顯得不再重要，好聽或難聽，餘生有限，只顧高歌。人的一生也很短，餘生若要無悔，當下亦當盡心暢意，此之為人生的禪意。

我如何用中文科普西方古典音樂？

——專訪德國鋼琴家、漢堡音樂與戲劇學院教授施安迪

中新社柏林5月29日電 于普通人而言，西方古典樂常顯得「曲高和寡」。但在德國鋼琴家、漢堡音樂與戲劇學院教授施安迪（Andreas Stier）的講解中，古典音樂變得生動有趣起來。

2020年，年近古稀的他在bilibili、YouTube等海內外社交媒體平台開設「安迪老師」頻道，用流利的中文科普西方古典樂。目前，他在bilibili和YouTube平台已擁有43萬粉絲，受到海內外朋友喜愛。

如何與中文結緣？西方古典音樂與中國文化有何相通之處？圍繞以上話題，施安迪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與中文結緣？

施安迪：這很難解釋，因為我從小就對中國感興趣。

我小時候住在鄉下，收集了很多關於中國的資料；後來我在韓國當交換生，某天和同學出去吃午飯時，第一次聽到中文。我們當時吃的是拌麵，麵館員工說的是山東話，我覺得很好聽。再後來，我看到中國文字，感覺很神秘，尤其是書法寫得很漂亮，就迷上了中文。當時有韓國同學稍微會講一些中文，我就跟他們學習，學校有教漢字的課程，我就去參加。

我也說不上來為何中文這麼吸引我。我也學習過日文、法文、英文等其他語言，但就是覺得中文最適合我。這可能是一種緣分。

中新社記者：您在近70歲時開設社交媒體賬戶，用中文科普西方古典樂。您這樣做的初衷是什麼？一路走來經歷了什麼？

施安迪：這一想法最初是由我女婿提出

的，他覺得如果德國的鋼琴老師在網絡上用中文教西方音樂會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我其實很不喜歡碰電腦，那時對社交媒體更是完全不瞭解，所以將想法變為現實並不容易。後來是我的兒子幫忙做拍攝計劃，而我負責內容講解，才一點點把影片做起來。他為頻道運營投入了大量心力。

通過這些平台，我主要是想展現我對音樂的興趣和瞭解。我的理念是我們接觸音樂，但不必急於求成，要學會慢慢品味。

一開始我擔心，我的視頻在中國會不受歡迎。後來通過後台留言我瞭解到，雖然文化背景不同，但很多人支持和喜歡聽我的講解，這令我特別高興和感動，也給了我很大鼓勵。也就是從那時起，我決定一直堅持下去，儘管做頻道很累，好像自己的生活被完全佔據了。

一路走來，我感覺收穫很大。中西方雖然文化背景差異大，也存在一些誤解，但藝術或者說音樂為我們貼近彼此提供了機會。這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文化。

中新社記者：在視頻講解中，您常把西方古典音樂與中國文化結合在一起。在您看來，兩者有何相通之處？可否結合實例說明？

施安迪：比如在講解德彪西的《月光曲》時，我覺得這一曲目描寫大自然的成分很多，就立刻想到李白的詩句「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復回」。我覺得中國詩詞非常美麗，有很多詩句意境和西方古典音樂相通。

我接觸中國文化已快50年了，比如中國的書籍、藝術品、書法、樂器等，都已成為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想通過闡明中

國文化與西方古典音樂的共同之處，消除「陌生感」。

中新社記者：在很多人認知中，古典音樂常「曲高和寡」。那麼普通人瞭解古典音樂有何特殊意義？新媒體為古典音樂普及提供了怎樣的契機？

施安迪：我們所講的古典音樂大概是300年前到100年前所作，那時候的生活很簡單，也相對艱苦。古典音樂節奏上比較緩慢，就好像是慰藉人們心靈的泉水。而現代社會講究工作效率，這會讓人緊張，無暇思考，而古典音樂可以讓人慢下來，慢慢感受自己內心的世界，這對平日忙碌的生活是一種很好的平衡。

新媒體為普及古典音樂提供了很大機會。通過新媒體，可以時刻看到、聽到任何人的觀點，也可以聽到郎朗、王羽佳等很棒的鋼琴家演奏。不過，新媒體上充斥的訊息量很大，節奏也快，大家還是要學會甄別，不要急於求成。

中新社記者：作為音樂教授，近年來學習鋼琴的中國學生人數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中國學生與德國學生在鋼琴學習方面有何異同？

施安迪：現在學習鋼琴在中國好像是一種新的潮流。我們學校裡的中國學生很多，而我自己教的學生中，中國學生比德國學生多。中國學生來到我們這裡，我們分享西方古典音樂，這是增進兩國文化理解的好機會。

我覺得包括中國學生在內的亞洲學生有個共同點，就是不習慣表達自己，而德國學生從小比較強調自我的想法。對於鋼琴學習者來說，善于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很重

要。

中新社記者：您曾長期擔任德國青少年鋼琴比賽的評審。應如何正確看待比賽在青少年音樂學習教育方面發揮的作用？

施安迪：比賽還是很重要的，因為通過比賽可以瞭解自己，也可以瞭解別人的演奏水平。我覺得年輕人之間的互動很重要，不要僅局限於自己練習，也要多和別人交流學習。

不過另一方面來講，音樂本身是一種生命的享受，而比賽常會使人為拿到更好分數，更加註重彈奏技巧，這有點違背音樂本身的意義。我們要明白，音樂的重點還是內容本身，技巧只是幫助表現內容。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也不要太看重比賽。

中新社記者：德國音樂教學有何特點？中德兩國應如何各鑒所長，共同進步？

施安迪：在德國，學校裡一般不會強調練習音樂達到的程度，更強調音樂的文化性。音樂與歷史課一樣，都屬於副科，學生可根據興趣愛好選擇是否學習，這也促使老師努力把課程開得有趣。

如果個人想學一種樂器並達到很高的水平，這一般都需要家長的支持。因為在德國音樂課不便宜，國家對此支持也很少。

我們不太贊成孩子很小時就已專門學習一樣東西，而是希望孩子們可廣泛接觸一些興趣愛好，比如芭蕾舞、陶藝和各種樂器等，大概十幾歲時才有專門學習的概念。

音樂對人類來說是尋找寧靜平衡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以音樂為媒，我們可增進理解，互相體諒。我去過中國好幾次了，很想再去中國與學生們互動，為同學們演講、上課，用中文談談西方的音樂。

2022年生態環境改善目標完成 持續改善難度加大

新華社北京5月29日電 生態環境部生態環境監測司副司長蔣火華29日表示，2022年，全國生態環境質量保持改善態勢，年度改善目標順利完成，但生態環境持續改善的難度明顯加大。

他是在生態環境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作出這一表示的。生態環境部當天發佈了《2022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和《2022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

《2022中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22年，全國空氣質量穩中向好、地表水環

境質量持續向好。同時，管轄海域海水水質、土壤環境狀況、城市聲環境質量、自然生態狀況總體穩定。

《2022中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公報》顯示，2022年，我國海洋生態環境狀況穩中趨好。近岸海域海水水質總體保持改善趨勢，優良（一、二類）水質面積比例為81.9%，同比上升0.6個百分點；劣四類水質面積比例為8.9%，同比下降0.7個百分點。

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主任王菊英介紹，局部近岸海域污染依然存在。

訃告

洪偉民

（南安市華美鄉）

逝世於五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5-Azalea 靈堂
擇訂六月一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出殯

王宏道

逝世於五月廿六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五月三十日上午七時出殯